

大峡谷里的放映员：用电影点亮生活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伍晓阳、王明玉、赵珮然)“喀喀喀……”夜幕降临，中国西南边陲，怒江大峡谷一家轮胎店里，胶片电影放映机齿轮转动，银幕上画面闪动起来。

45岁的杨明金是轮胎店老板，也是电影放映员。“我大概是最不正业的轮胎店老板了，轮胎可以不要，电影不放过。”24年间，杨明金为云南怒江州泸水市50多万人次放了4500多场免费电影。他在大峡谷里点亮了电影之光。

几天前，他又进村放电影了，这次放的是电影《中国机长》。万米高空，飞机玻璃突然爆裂；舱内失压，上百乘客命悬一线；临危不惧，英雄机组力挽狂澜……观众们盯着银幕，心情随着剧情跌宕起伏。

散场后，几个小孩凑到放映机前，左看右看，有人好奇地问：“叔叔，光是从这哪里来的吗？”

杨明金看着这些孩子，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那时放电影是卖票的，杨明金没钱

买票。他找到角落里的洞，趴在地上，钻进去看。

钻洞看电影，他和小伙伴成功过几次，但更多是被“活捉”。后来，他拿鸡蛋换门票，第一次完整地看了场《雷锋》。

那天晚上，杨明金躺在床上，脑海中全是电影画面。他因此有了个梦想：“以后一定要让大家看免费电影！”

1998年，他从汽修学校毕业，在修车之余，买了台放映机，走上放电影的路。后来，中国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杨明金成了公益电影放映员。

有一年，在泸水市六库镇锁茂村，杨明金刚放完电影，一位老人走过来：“电影是像话的就好了。”他突然意识到，老人没能听懂对白。

他打电话给电影厂，得知涂磁录音技术可以把电影配音转换成像话，对着图纸鼓捣了三个多月，终于搞定了。

“像话”版电影放映那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场地上坐不下，有人爬到屋顶

上看，有些人爬到树上看。

散场后，一位老人拉住杨明金的手，用像话语对他说：“这是我看得最明白的一场电影。”

杨明金说，在人生至暗时刻，是电影给了他精神力量。2018年7月8日，在放完电影回家的路上，他接到小舅子电话：家里液化气爆炸，妻子和小女儿受伤，已经送到医院。

杨明金猛踩油门，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冲进病房，看到全身包扎的妻子和奄奄一息的小女儿，他顿时瘫倒在地。

经过抢救，妻子活了下来，全身85%的皮肤烧伤；一岁零6天的小女儿，永远停止了呼吸……

此后两年，杨明金陪妻子到昆明治病，医药费前后花了200多万元。除了医保，政府也对他的家庭予以救助，不少爱心人士为他家发起了募捐。

幸运的是妻子逐渐康复了，面对人生坎坷，杨明金说是许多电影作品中主人翁

的坚韧品质在心中不断勉励着他，“电影里的人能百折不挠，我为什么不能？”

杨明金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同样割舍不下放电影的情怀。“电影让我的生活有了光，我想用电影的光照亮更多人。”

上个月，杨明金来到泸水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谐社区放电影，偶遇了原来住在高山上他放电影时

常来帮忙的小男孩张军。杨明金喜出望外。两年未见，小张军神采焕发，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小张军告诉他，江边的安置房虽然没有火塘，但是很暖和，也不停电了。

村村通了公路，杨明金再也不用扛着设备爬山了。许多高山上的村寨搬到了山下的安置点，人们的文娱活动也丰富起来。

电影依然深受人们欢迎。那天，杨明金和小张军坐在一起，看了一场《红海行动》，他希望露天影院能够永不落幕。

他是话剧《茶馆》中的常四爷、《雷雨》中的周朴园，他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三国演义》中的孔融……

“把艺术当作学问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将话剧事业视为生命”“他是学者型演员的楷模”……2月6日北京人艺举行的追思会上，众多同事和亲友追忆了他脚步永不停的一生。

他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顾问郑榕，2022年1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在舞台上创造真实的人

在70余年的舞台生涯中，郑榕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雷雨》中的周朴园和《茶馆》中的常四爷。随着时代的变化、年龄的增长，郑榕不断有着新的认识和创造，从而完善自己饰演的人物。

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介绍，从1953年到1998年饰演周朴园的过程中，郑榕从阶级分析入手变为从人的本质入手，最终以一条完整的思想贯穿线向曹禺交上了那份他认为“未完成的答卷”；从1958年到1992年饰演常四爷的过程中，郑榕不停地钻研修正，从简单演成硬汉变为找到人物活生生的感觉。

作为北京人艺建院元老，郑榕也是这两个人物的首版扮演者。珠玉在前，令后来者高山仰止。

“郑榕老师的常四爷是我演常四爷的原动力，我心中的形象种子就是他。”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濮存昕说，如何对待郑榕的表演是他后来演《茶馆》绕不开的课题。

有相似感受的还有周朴园的第二代扮演者顾威。“我心里周朴园就是郑榕。我开始不敢接这个戏，因为我演不出‘花’来。”他说，郑榕本人及赋予周朴园这个人物“不怒自威”的气场深深影响了他。

2013年秋，北京人艺复排演出《小井胡同》。郑榕看过后给导演杨立新写信，着重肯定了对人的塑造。“他一直是剧院风格坚决的捍卫者，呼吁舞台上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人。”杨立新说。

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

200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北京人艺重排名剧《屠夫》，并启用1982年首演版的朱旭、郑榕等老演员。

时任剧院党委书记的马欣回忆，建组会上郑榕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件宝贝：一本烈士日记。1949年底重庆刚刚解放，从事进步演剧的郑榕只身进入渣滓洞，目睹惨烈现场被深深触动，而这本烈士日记就是他现场带回来的。

“为了让青年演员尽快感受战争年代的氛围，郑榕老师把这件珍藏了56年的烈士遗物带来，很多同志都受到了震撼。”马欣说，“他始终坚持艺术创作必须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只有源于生活、扎根生活的艺术形象才能有长久的穿透力。”

2012年，北京人艺创排建院60周年原创大戏《甲子园》，五代演员同堂体现的传承关系一时成为佳话。

导演之一唐烨回忆，当时88岁高龄的郑榕在剧中饰演老红军，尽管只能坐轮椅演出，却仍然要求到养老院体验生活；第一次去有不能走马观花，于是又单独走访了老红军王定烈，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体会他的情感，还在剧中特意借鉴了王定烈的一些动作。

“他说通过走访老红军，人物慢慢在心里扎根了。演戏得找心里的感觉，话剧要反映现实生活，不能跟现实隔离。”唐烨说。

2017年唐烨担任《关汉卿》复排导演，郑榕看完连排后又说，“话剧舞台还是要以人为主，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

一生践行“戏比天大”人艺精神

2022年12月，郑榕临终前的一天，在病榻上仍然喃喃自语：“快给我穿衣服，快给我穿鞋，我得去演出，我还有一场戏。”

追思会上，郑榕的夫人陈秀英含泪述说着这一幕。郑榕刚被家人哄得即将入睡，又说：“不行……得回剧场，得排戏，不排戏怎么演出？”

“郑榕老师是北京人艺精神的典范，代表了剧院老一辈艺术家视艺术为生命的高贵品质。”北京人艺党组书记王文光说，“磊落博大的胸怀、坚定正义的勇气、耿直慷慨的性格、严谨宽容的品德都是他的人生注解。”

濮存昕说，郑榕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谦和，但一谈到艺术就变得投入而苛刻；他虚心接受同事的批评也严厉批评同事，也曾直言剧院不应为急就章的戏而容忍表演的概念化和情绪化。

“他一身浩然正气，一生践行着‘戏比天大’的人艺精神。”濮存昕说。

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郑榕从未放弃对话剧艺术的思考与研究。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有意地通过参演影视剧而总结话剧和影视剧表演的不同特点；新世纪之初，他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事关话剧创作的三个命题，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2019年，他出版《郑榕戏剧表演创作谈》一书，总结了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成果与经验。

“郑榕老师对艺术的执着、永不停歇的脚步和高贵的品格，引领一代年轻的艺人继承和发扬。他身体力行地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让我们努力前行，不断进步，成就未来。”冯远征说。

(记者白瀛)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星云大师圆寂

新华社台北2月6日电(记者赵博、黄扬)6日清晨，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师5日下午在位于高雄的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圆寂。

星云大师俗名李国深，1927年8月出生于江苏江都，12岁在南京栖霞寺出家，1947年从焦山佛学院毕业，1949年迁居台湾，1967年在高雄开创佛光山。他毕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积极推动两岸佛教交流交往。

七百年不断，马街书会今重启



▲2月3日，艺人在书会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麦地里支起一张小方桌，竹竿挑起大喇叭，一把椅子放脚下，说书艺人脸上对脸，背靠背，打起竹板，拉起琴弦，南腔北调说唱起来……正月十三，中原一处村庄的万亩麦田里，一场曲艺盛宴拉开帷幕。

“笑语江南客，无声塞北人。宝丰有相会，马街赏书琴。”河南省宝丰县马街原名马渡店，历史上是“商贾云集、物产集散”的繁盛之地。自元朝起，每年正月十三，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来到马街，在麦田中，以天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友，弹唱献艺，其独特的民间艺术表演魅力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深受民间艺人和当地群众喜爱。

2006年，马街书会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不断加大保护传承力度，设立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

验区，对马街书会现场进行全方位影像记录保存，并对前来赶会的民间艺人进行补贴。

受疫情影响，马街书会曾由麦田转向“云端”。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时隔三年，马街书会重回线下。今年马街书会延续以往惯例，在村东北处一处麦田里举办，集中展示了河南坠子、天津快板、京韵大鼓、山东琴书、凤阳花鼓等数十种曲艺曲种。据初步统计，共有来自全国的1186名艺人、数万名观众来到马街书会现场。

凌晨4点多，76岁的曲艺人司学亮早早来到麦田，收拾停当后，便开始了“亮书”。“等三年了，今年的人指定不少，要寻个好位置。”司学亮说，在马街书会，艺人们进行说唱表演被称为“亮书”，收到演出邀请与人签约，叫“写书”。

麦田里，这边拉的是坠胡，那边弹的是三弦，梆子声声处处响……79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现场说书《岳飞传》引得满堂彩，13岁的三弦书新生代郭润家一开嗓人群便围了过来。

“看到这么多艺人和观众三年后再相聚马街，我就知道，传承了700多年的优秀文化没有断。”刘兰芳说。

“说的是，脚板一打三弦胡，我说的在位您听听。”一脚踩梆，一手拨弦，102岁的余书习在人群中唱起了三弦书小段。自14岁参加马街书会以来，八九十年过去了，这位百岁老人仍在用一把三弦唱古道今。这种最原始、朴素的中华优秀说唱文化，也在口传唱中生生不息。

(记者桂娟、史林静)

八百年不散，胡集书会又开张

鼓乐齐鸣，人头攒动。元宵节前夕，天南地北的曲艺表演家赶到山东惠民县胡集镇，他们或打起快板、鸣锣开嗓，或负鼓携琴、说唱献艺。百米长的街道上，不时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

2月2日，国家级非遗项目胡集书会如期开幕。记者步行在胡集镇中心街看到，艺人们在各自搭好的舞台上倾情演出。有的村民带着马扎坐在最前面观看，有的兴奋地拍摄着视频和照片，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坐着轮椅来凑热闹。“过了初一我们就在盼，胡集书会终于重新开张了！”当地居民胡同利笑着告诉记者。

胡集书会是兴起、扎根于当地的曲艺集市盛会。据惠民县相关部门介绍，胡集书会始于宋元、兴于明清，沿袭至今已逾800余年历史。每年正月十二当天，小镇会迎来各

地的艺人，他们就地摆好擂台，互相竞技。“我们当地这一天除了赶集，更重要的是要去赶书会。”胡同利说，吃着煎饼，穿着新衣服去看胡集书会，是很多村民的回忆。

“第一书记扎基层，田间地头做规划，招来项目抓经营，村村成立合作社。种粮大户就像那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来自山东德州曲艺演员刘永涛表演了快板《深夜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观看。山东快书、评书、相声轮番上阵，河洛大鼓、渤海大鼓、京韵大鼓等地方曲种也纷纷亮相。

胡集书会今年以“赶黄河大集 品曲艺古韵”为主题，首次实现线上网络展播和线下结合。

惠民县委书记王玮告诉记者，惠民县

总台播出元宵晚会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元宵晚会2月5日晚播出。晚会包含灯彩、南狮、戏曲、曲艺等传统文化元素，融合歌舞、魔术、艺术体操、默剧等艺术形式，展现了“花灿灯彩闹元宵”的节日景象。

赏灯自古就是元宵节的重要活动。今年总台元宵晚会中，秦淮灯彩、硃石灯彩、仙居花灯、潮州花灯、北京灯彩、溧源排灯等多地灯彩“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制作，并与多地灯会实景相呼应，营造出天南海北共度元宵佳节的仪式感。

“元宵晚会上我展示的是亮相台湾新北灯会的同款作品，祝愿两岸同胞同庆佳节共团圆。”秦淮灯彩传承人陈柏华说。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彭恒礼认为，晚会将传统文化和潮流时尚相结合，既展现了民俗“非遗”内容，又充满时代感、国际感。

除花灯外，今年总台元宵晚会还有众多传统文化元素。苏州评弹、京剧、英语等多元素融合成一首《声声慢》，诉说温柔缱绻之意；歌曲《新花好月圆夜》融合河北竹板书与苏州评弹，实现南北曲艺在月光下“相遇”；器乐表演《百凤朝阳》中传统器乐和现代乐器配合，奏出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戏曲《看花灯》选取多剧种关于“观灯”与“团圆”的唱段，彰显戏曲生生不息的传承魅力。

曹操高陵发现疑似宋代守陵户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桂娟、史林静)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曹操高陵及陵园综合研究”近日发表新的研究成果，曹操高陵西侧发现的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可能是北宋时期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立刚介绍，考古人员在曹操高陵西侧200米处发现宋元时期砖砌地下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瓷器、钱币和包括骰子、围棋子、陶球在内的娱乐用具及建筑构件。

周立刚介绍，通过出土瓷器的年代特征可以判断此处建筑可能始建于北宋早期，一直沿用到元代，其中较为精美的器物和娱乐用具多为金代，反映出这一时期此处公共娱乐活动比较频繁。此外，已发现的排水设施工艺考究，堆砌规整，长度可能在数十米以上，形成多支交叉的排水网络。

发掘结果证实，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与高陵陵园布局并无直接关联，但遗迹和出土文物特征为寻找北宋初年为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出土的建筑遗物和排水设施特征，以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瓷器推测此处建筑并非普通民居。”周立刚说。此外，这里出土的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在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筑中也有发现，因此此处建筑可能与北宋时期墓葬祭祀活动有关。

“再结合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北宋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周立刚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征伐高句丽的途中曾经拜谒高陵，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墓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高陵，设置三户守陵户。北宋之后，朝廷南迁，守陵户可能遭废弃，原有建筑遂改作他用。

“考古出土文物特征变化情况也表明，此处疑似守陵户的建筑在北宋到金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金代可能被用作公共娱乐活动场所。”周立刚说。